

## 甲辰之末

◆聂洁

我没有作年终总结的习惯,2024甲辰年有所不同,决定破一回例。

这一年十月,我告别三十三年又四个月的工作单位,成为一名退休人员。退休的时候正值金秋,辉煌的秋季在我的视线中慢慢结束,寒冬正从路上赶来。眼见着梵净山上都下过两次雪了,数九从冬至那天正式开始,一轮又一轮寒潮将波涛般袭来。

——大自然在如常更替啊,不必慌张。

曾无数次想象退休后的生活,认定那是从一辆列车换乘到另一辆列车,即将奔赴广袤的原野。其实不然,退休以后这两个多月来,生活依旧是偎在狭窄的陋室里,完成亘古不变的一日三餐,看着窗外做白日梦。

回顾这一年——

工作上。  
单位安排我的工作其实并不多,知道是在等退休的人了。唯一要做的是帮扶。

自2021年重新安排新一轮帮扶工作时,单位所有女性以及年纪超过五十的男性都没有再下去,很有点欢呼雀跃。那时的下乡帮扶,已经改换了名称,叫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工作”。不管怎么变更名称,隔三差五要下乡是铁定的,每年的各级检查是铁定的,终于脱离了,心底泛起轻松的涟漪。

然而,到了2023年10月底,一个会议后,我们又被抽下乡了——每个单位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到村帮扶。

这一次,我的帮扶村在龙井乡方家沟村。第一次进入方家沟,乡村公路盘旋又盘旋,没完没了的绕着弯。他们说快要到了,就从车窗看出去,见到一列白岩闪过,车还在盘旋,峰回路转,又看见一列白岩,怎么如此面熟呢?这地方好像来过。

到了,下车。一个宽敞的水泥院子,村委会的房子孤零零地靠在院子的最里边。

把周遭打量一遍,我们这是进到一个三面环山的山窝里来了。再看那一列白岩,真的很面熟,我一定来过——是真的来过!当记忆之门打开,努力搜索一番后,想起来了:同学小唐住在这里,春季才来过,那会儿他母亲去世,同学们来悼念老人。当时我就对那一列白岩印象深刻。

村里分给我的十户贫困户,有姓唐的,有姓罗的。名为方家沟的村子就是没人姓方。

这里离城不远,县城举行马拉松跑步都要从村里经过。同学小唐告诉我,他读书时是步行,从背后的山头翻过去,抄近道经过仙人街,到达石阡中学。这一趟只有十来公里路程。

从2023年10月底到2024年9月底,整一年,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在方家沟村帮扶,按照要求对这十户脱贫户做各种资料、填各种表格,每个月来村里不少于两次。如遇检查,随叫随到。

我的运气真好。村子很小,总共有贫困户三十多户需要帮扶。除我而外,另两位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对年轻夫妻,加上村支书、村主任、监委主任,总共就这么些人。分管领导是铜仁学院派下来挂职的一位年轻教授,北方人——所有这些人待我都非常好,没有一个为难我的。

我没车,每次去村里,要么蹭他们的车,要么坐乡村中巴。有一次把活干完,文书还把我送回了家。那次只有我一个人去村里,乡政府那一对小夫妻有其他事没去。

村支书那么年轻,却能在村里待得住。他有一个养猪场在离村子不远的山坡上。我说,你大概是村子里留下来的最年轻的人了吧。他想了想说,是呢,所有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待在家里没有收入。

他以方家沟为自豪,因为这里考出去的大学生多,公职人员也多。

村子是那么安静,每一次去串门,只有固定的那几户在家,大多数人都出去了。在这一年里,外出务工的几户人家,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们的面,他们的房门紧锁,庭院周围是寂寞的青草。

方家沟到处是梯田,层层叠叠紧密相连,田埂勾勒出优美的曲线。留在家里的老人种植着这些稻田。他们说这里的米很好吃,是因为土质好,水好。我说那我要在这里等到稻谷收获了,吃到方家沟的米才退休。

他们都笑说,那没问题。

于是,我从去冬光亮亮的水田等到来年开春,看到春天秧苗冒出绿芽,看到春末绿茸茸一片,看到夏季深厚的绿毯。每去一次,我都把目光停留在稻田里很久。直看到稻田由绿变黄,等待黄成沉甸甸的稻穗,等到打谷声响起。

那段时间我唯一担心的是,稻子还没有变成熟,我就退休不去了。

但我还要去。到了9月份,各种检查都来了。没有心思去看稻田,要做资料,填

表。头昏眼花。

最后几天,依旧在填表,最后一套表要赶在退休之前做完,交给下一位接替我的人。最末几天里我还在计算,眼睛看花了,老是出错。不停的修改,不停的计算。

数据是不可靠的,此刻,最可靠的是晾晒在农人院子里金灿灿的稻谷,那些诱人的金黄啊!

就在电话里跟支书说,要过国庆节了,你帮我买一点米哟,不要忘了呀,不要忘了呀!……

真的就到国庆节了。

我就退休了。

再没去过方家沟。我会一直记着方家沟那曲线优美的层层梯田,以及环绕着方家沟的那一列白岩。

工作之外。

写作是业余爱好,作协的事全凭一腔热情。

今年的作协工作,一切按部就班。重要的采风有三次:去五德镇新华村开展春季采风、赴甘溪采风、登佛顶山采风。重要的文学活动有三次:高粉江的诗集《滚烫的大地》新书发布会、崔晓琳文学创作交流会、钟法权《非虚构之我见》文学讲座。(预计甲辰之年还会有一次重大的文学活动)外出参加活动一次:8月份到铜仁参加省作协举办的“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暨作家签约仪式,有幸聆听了很喜欢的作家冉正万老师的精彩讲座。那是一次愉快的盛会,见到了很多心仪已久文学大咖。

每一次活动都愉快和不同收获。

写作上,少有作品。只把散文集《储木场》初稿完成,放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很有点惨不忍睹。唯一欣慰点的是,其中一篇《在河边》被《文学港》11期刊载。

看了几本书。我看书,大多是被人种草而去看的。回顾时惊奇地发现,今年以看女性的书多: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安妮·艾尔诺的《悠悠岁月》,伊藤比吕美的《身后无遗物》,赛珍珠三部曲里的《大地》、《儿子们》,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当然,还有崔晓琳的《白日段行》。最后看的一本书是韩江的《素食者》。其实也还是看了几部

男性作家的书:约翰·巴勒斯《清新的原野》,莫言《生死疲劳》、鸟居龙藏《西南中国行纪》。

另有一些作家的书,没有一鼓作气看完,随时翻看。比如戴明贤老先生的书。网购了他的《物之物语》,又在肖惟兄那找了两本放在案头,随时翻翻。

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作者性别分出来,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大概是有了点女性意识吧,也是时代使然。不过,真的很喜欢一些女性作者的书。罗列出来的这些书中,最为震撼的是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最有触动的是伊藤比吕美的《身后无遗物》。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看得非常慢,好几个月才看完,但越看越有味。这三本书都是在访谈节目中听到谈及才去买来看的。访谈节目中,听到虹影和朱天心的声音都非常清脆,好听极了。

每看完一本好书,心中有万千思绪,很想记下来,但每次都没有记下来。时间一长又淡忘了。这种看书法被龙老师痛批过无数次。暗自下决心,下次要写点什么出来,否则,对不起那些好书。

感谢旧书网,几乎所有书都能买到。

旧书网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有一回在那里买到一个熟人的书,扉页上写有赠言,所赠之人又是我认识的人。

有一回买到本很旧的书,扉页上写了满满一页赠言,应该是一个学生赠送给好朋友的。不知道这位好朋友怎么把它卖了。

有时还能在旧书网上用旧书的价格买到新书,新得连薄膜都没有拆开过,《身后无遗物》是这样,《西南中国行纪》也是这样。

这一年,只和姐见过一面。

这一年,把我拉黑的那位朋友又和我言归于好。

这一年,身边好几位朋友出了新书。

这一年,开始在朋友圈做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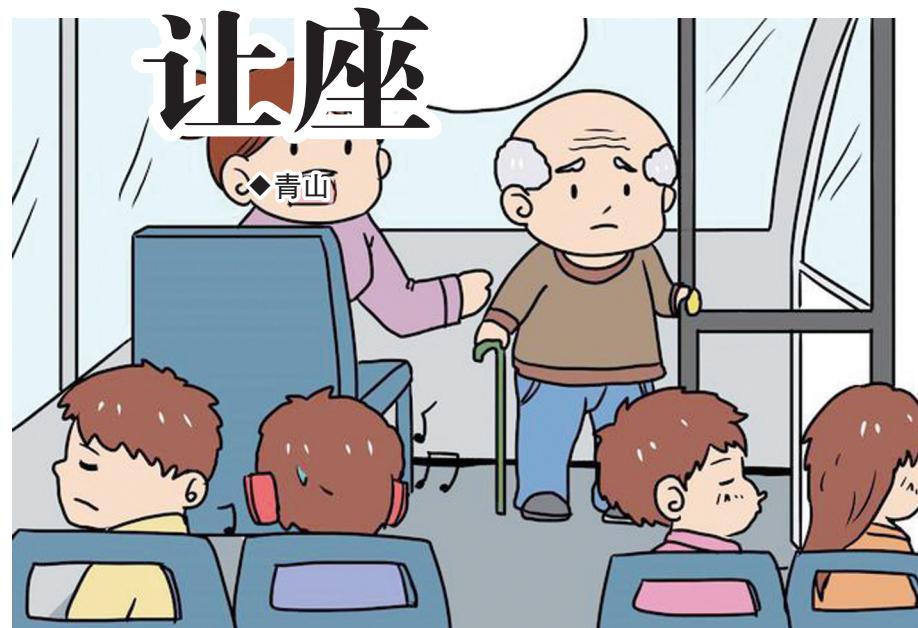
这一年,清理旧物,丢弃了很多记忆。

这一年,懒散太多做事太少……

不管怎么样,就到了甲辰之末。这一年过后,人生的列车已换乘到另一辆,行驶在另一条轨道上。往后余生,热爱的东西继续热爱,陌生的风景也将一一去领略。

## 让座

◆青山



四五月里,正值梅雨季。是最容易产生事故的季节。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早上,还不到八点钟,开往火车站的9路公交车在我的等待中停了下来。站台上只有我一人,我不慌不忙上了车。

过道上人挨人站着,没丁点空隙。我也懒得使劲往里挤,索性站着,左手紧紧抓住过道的一根圆柱,生怕停车时的惯性站不稳。靠前门边还空着两个座位,我双目不时瞟瞟,只是终未走去坐下。先前上车的乘客或许与我一样,也怕雨从窗户洒到空座上来,都站着不动。当然,更多的缘由也或许是预先忘了带纸巾,不把座位擦擦怎么能坐呢。

我要到地王广场下车,也不过五六站,于是打定主意就这样一直站着。几分钟后,车到烟厂站台。随着前门打开,先上来一年轻女客,有个老头紧随其后。我为了让他们在平直的过道上有立足之地,不自觉地往后挤出了一点空地。女客三十来岁,左肩挂着时髦的棕色鳄鱼皮包,眉清目秀,看似文雅,也还有几分姿色。她上车后也差一点坐到了尽是水珠的空位上,但终究没坐下。

紧跟着的那位六七十岁的老头,中等身高,一般胖瘦,衣着得体,一副老干部模样;其貌不扬,长长的瓜子脸朝左倾斜,越往下越显偏。面部像是从来就在阳光下晒着,只黑而不见半丝红润;右脸上一道肉

梗,从眼角像弯弯的月儿一样顺着耳朵拖到右嘴角,中间粗两头尖,把巴掌大的右脸劈成了两半,甚是显眼——是我从孩提时代有记忆到现在六十多年来见过的最难看、丑得不能再丑的一张脸了!实在不想多看他一眼,我就索性把目光移到别处,生怕不经意又去看到。

突然觉得眼前这女人,似曾相识,只是偏回忆不起在哪里和在哪个年头见过。搜索大脑良久,记忆才渐渐有些清晰:是不是若干年前那次在小十字?

车又缓缓步入正道,向下一站行驶。

对!就是那次在小十字,这个疤脸老头与一个扒手搏斗,保住了一个乘客的钱包没被偷走,却被划破右脸……由于他长相奇特,便不知不觉把他印在了心里——一晃都十多年了。

一上车后他就看见了那两个空着的座位,不慌不忙地,他从衣兜里麻利掏出纸巾,捏在指间,慢慢地认认真真擦干了其中一个,再移身坐了下去。

公交车来到凯旋春天站台停下。一位临产孕妇十分艰难地挤上车来,右手弧形紧紧搂住突兀显眼的肚腹,左手半举,紧紧攀住司机的驾驶座椅,双眼在车厢里搜寻一遍,没发现一个空位,失望的神情顿时印满脸庞。怕挤坏肚子里的胎儿,便紧紧抓住司机的驾驶座椅一动不动。

疤脸老头见状,忙着站起身来,打算把座位让给那位孕妇。而一直站在我前边的那个年轻女子,却毫不犹豫趁势坐到了那张刚刚被让出的空位上。

“姑娘,你不能坐,我是特意让她坐的!”

“我以为你是要下车。”年轻女子应道,却一动不动。

“我要到地王广场才下车,还早着!姑娘,请你起来。”

年轻女子还是不想让座。

“姑娘,听不懂我的话?”

老头加重了语气,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个年轻女子满脸不高兴,嚷道:“我走了好几里路,太累了,多坐一会儿不行吗?”嚷着仍不动一下。孕妇不想因她而产生矛盾,急忙说:“算了,叔叔。别争了,我只有几个站就下车,坚持一下不要紧。”

我都有些恼了,对占座女子先前那一身清新的好感顿失消失,我身后一位也看不下去的女乘客则试着劝劝她:“你站一会不行吗?你看那孕妇都快生了,几多艰难,要是站不稳出了状况,咋办?”

但占座女子还是丝毫不动:“快生了?咋不待在家里?还出来。关我什么事?”

一个男客这时也忍不住说:“你也是女人啊,怎么就不通情达理?莫说是那老头让出来的位置,就是你事先自己坐着也应该让啊。”

一车站着的人都纷纷指责开来。

“姑娘,人人都在传承几千年来尊老爱幼的美德,你怎么就听不进呢?你也有老去那一天,要积点德才好。”

平时最不善言辞的我,也不禁开口了。年轻女子仍然稳如泰山。

“你非要逼我动手?”老头终有些按捺不住,准备去拽那位占座的年轻女子了。见状不妙,又见人人都指责她,只好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孕妇也谦让了一番,小心翼翼坐到了座位上。

老头又在衣兜里仔细搜着,又摸出几张皱巴巴的卫生纸,去擦另一个座位。

刚坐下,车就到了下一站,从前门上来一位八十多岁、双眼近乎失明的老太婆,拄着拐杖,才挪到老头跟前,他又把还没坐热的座位让了出来;还不经意用后背

把那位年轻女子挡住,免得她又来占座。双手扶着老大婆坐稳。

旁边的孕妇侧身对老太婆说:“这大婶人很好,我也是她让给我坐的。”

“该让!”老头显得理直气壮地说。

就只好站着了,现在就能摸出很多纸,却也无处可擦。那个被迫让开的年轻女子向他斜瞟一眼:“长得那个熊样,还出风头!”

这话实际被老头听见了,因为他也随着女子的话音刚落,就转了一下身子,我站在他们身后,也听得清楚明白。我陡然憎恨起这个看似文雅却又十分不懂情理的年轻女子来,深感她似乎教养不够。但他却异常的大度,假装没听见;如换作我,定然必有一番吵闹。

“丑死了,还装好人!”年轻女子见那老头对她没有什么动静,又轻骂了一句,好像只是在说给自己听,消消气一般。

他终于扭过身朝那年轻女子发问:“在说我吗?”

年轻女子见到那两道凶巴巴的眼光,不再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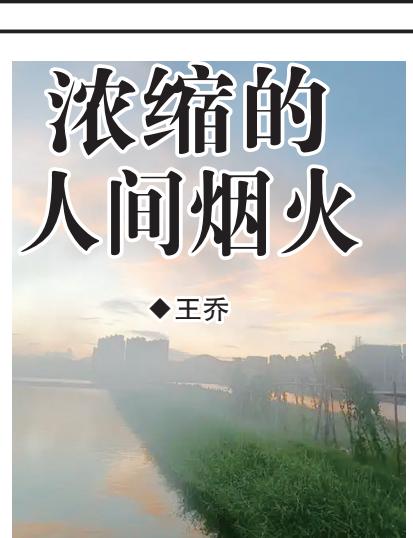
他却略带谴责地接着说:“我是丑!但我又没祈求你看!我让座,是我心甘情愿。如果孕妇是你,你认为我该不该让?”他又指了指刚坐到座位上的老太婆,继续说:“如果你也换作是她,我该不该让?”

年轻女子涨红了脸,公交车靠站一停,就灰溜溜地下车而去。

公交车终于在时走时停中游到了地王广场站台,驾驶员打开前门,疤脸老头也在几个人之后下了车,朝小十字方向慢慢走去。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发现他竟然走得一瘸一拐,偏偏倒倒——怪不得他在车上总在时时更换着站姿,原来他还是个残疾人。

## 浓缩的人间烟火

◆王乔



我们捧在手心里的爱逃不过生活中的一把糊辣椒筷子挑不起汤来但是,能夹起一片片白雪白滚烫之中,热烈从不降下半度这时,你必须想到豆花下酒,这是歇后语的由来篾丝穿豆腐那,更是不用提

三盏不如四碟四碟不如一锅你看滤杆下的豆浆,开天开地火上浇油也好锦上添花也罢

反正要你添柴,火焰才高困苦高于欢声,高于笑语高至人间烟火

行了吧,豆腐的风烛残年就是风干的豆腐干嫩有嫩的好,老有老的妙稳坪人用一把薄刀对豆腐,老少通吃他们把它一片一片地切

簿成时间,簿成日历

簿到刀口上滚日子然后,一起跳进窑水汤锅里真好,大家抱在一起把生活过更加滚烫

我们争分